

兩人四隻手的，雙胞胎彎著手指數著他們與青年相遇的天數。日子。其實青年是有教他們簡單的算術和字的，實際上他們也並非完全看不懂。只是很單純的，他們喜歡這種慢慢數的感覺。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他們學會了自己在青年起床之前爬起來，準備好兩杯牛奶和一杯拿鐵，如果冰箱裡有足夠的吐司的話會再幫彼此烤好一片吐司，然後幫青年烤兩片，順帶幫青年的土司抹上滿滿的巧克力醬。

通常等他們做完這些事情之後，青年的手機就會發出聲響把人吵起來，而兩個孩子總是有辦法在鬧鐘響起之前鑽回被窩之中裝作什麼都沒發生的樣子，等青年醒來。

—

青年有時會做奇妙的夢，在夢裡他能依稀聞到咖啡和烤麵包的淡淡香氣，聽見飲料倒進杯子咕嚕嚕地和清脆的烤箱聲，就像過去的每個早晨那樣，但他沒有抬起雙手，甚至起身離開榻榻米上的床鋪，這個房間裡卻似乎還有誰在幫自己完成早餐。

手機鬧鈴取代從窗簾縫隙透出的晨光闖入夢境，朦朧的視覺被光逐漸籠罩，直到青年睜開雙眼，簡陋的公寓房間裡沒有其他人，他的棉被裡依然左右窩著兩個孩子，更不可思議的是他當朝流理台望去，三人份的早餐總是熱騰騰地，像是剛準備好要被端上桌的樣子。

摸不著頭緒的青年不知道該覺得詭異還是感謝，為了準備早餐而預留的時間也沒被他用來賴床，倒是在完成梳洗收衣之後，將電視轉至料理節目，一邊嚼著巧克力吐司一邊整理起筆記。

「就算是夢遊好了……這個兩面塗滿巧克力醬的吐司也太奢侈了，簡直好吃到會讓人有罪惡感的程度，但是比起市售的巧克力麵包，買材料自己做還是很划算……這就是自炊的力量嗎？」獨居的青年不禁發出主婦般的感嘆。

—

在青年開始吃早餐之後，兩個孩子也終於慢吞吞的坐到了青年的旁邊，完成已經看習慣了的雙胞胎三明治。對於早餐小精靈的工作，雙胞胎並沒有像之前那樣明顯地想要青年誇獎，反而是在看到青年好像吃得很開心的時候開心地晃了幾下，接著一起認真的看電視上面的料理節目。雖然不懂內容，但還是努力地記下裡面的人的動作和出現的食材，打算等哪天再偷偷來試試看。

山波在這時看了眼正在吃東西的青年，接著手腳並用的爬到旁邊抽起一張衛生紙，越過青年把衛生紙遞給了山梨。雖然沒有任何語言交流，但是山梨在接下衛生紙的時候立刻就理解了山波的意思，伸長手拿衛生紙擦了擦青年沾到嘴角上的巧克力，再把揉成一團的衛生紙交給另一端的雙胞胎兄弟丟掉。

這幾天以來，雙胞胎表現出了意外能幹的一面。只是看過幾次之後就會主動幫忙青年打掃家裡或是做家事。看到垃圾的時候會撿起來丟掉、看到家裡面有髒污的時候會自己去找抹布或衛生紙擦掉、在青年把衣服收進來之後也會幫忙把衣服疊好，當然在晚上要睡覺的時候會先幫青年把被子鋪好。

而這些舉動也只有在他們第一次做了之後會主動去找青年求稱讚，第二次開始就把當作是他們份內的任務了。就某方面而言，他們確實是來到這個家裡的家事小精靈。

—

嘴角被山梨冷不防地抹了一下，還一臉疑惑的青年回頭看見山波朝垃圾桶丟去紙團，才慢一拍地會意過來：「唔、謝謝。不過這種程度的事，下次直接提醒我就好了嘛……」說著又用拇指不好意思地抹了抹已然乾淨的嘴角。保持整潔似乎是山波和山梨的習性，除了剛開始的一兩次教導，幾乎在青年開口之前，雙胞胎就會自動自發地完成，正如他的老母親說的，他們乖巧懂事，像是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默默地找到在家中的職責，不知不覺間，青年變得像是被照顧的那方。

「雖然不知道是誰做的，我吃飽了。」放下馬克杯的青年雙手合掌，感激地說。隨即回頭攔住正準備收拾餐具的孩子們：「山波、山梨，今天有很重要的事——對了，有很重要的事要拜託你們。」青年還在思索怎麼向孩子們說明，突然靈機一動地，起身從公事包裡抽出一個紙袋。

「今天要請你們好好看家一天，還有這些習作本，看得懂的話就試著寫寫看吧。」他將包裝紙袋拆開，裡面是中低年級的國小習作和教科書，書背的標誌在青年所處的辦公室隨處可見。

—

兩個孩子默默地眨了眨眼，然後稍微歪過頭盯著青年看。青年曾經教過他們紙和筆的用法，所以在他們的理解範圍之內，那個習作和教科書要用來做什麼還多多少少了解，只是剛剛青年所說的「看家」對他們而言就是極為陌生的詞了。

兩人一同伸手拉了拉青年的衣角，他們知道通常只要那麼做，青年就會給予他們答案，即使青年搞錯他們問題的頻率還是有點高。

—

「嗯——不知道怎麼寫的話，看電視也可以啦……不過那不是重點。」畢竟如果只是看書寫字的話，在辦公室也能騰出一點桌面空間給孩子們使用，他相信兩個孩子除了偶爾鬧點脾氣，應該不會惹出什麼妨礙公司業務的事，青年也並非排斥這兩隻跟屁蟲，但他左思右想也想不到好理由說服孩子們，只好老實說出實情：「……今天在公司有很重要的會議，上司交代不能像之前那樣帶你們去公司，所以只能暫時讓你們待在家裡。」

「不、不過山波和山梨已經會做很多事了，只有一天而已，應該、應該也沒問題吧？」即使青年試圖露出令人安心的笑，內心也不斷以兒時看家的記憶說服自己，但說出口的話還是忍不住緊張。儘管不去回想還留存在手機裡的恐嚇簡訊，將孩子留在公寓裡要是發生什麼意外，孩子和房子至少其中一方會遭殃。

為了避免可能的災害，青年接著拿出昨天從超市買好的蛋包飯餐盒，仔細地向雙胞胎介紹小鐵箱上的開始按鈕，以及使用這項文明廚具的步驟，比起提著沈重的熱水壺去沖泡麵，兼具烤箱功能的微波爐應該安全多了。

「如果有人按門鈴，發現是陌生人的話就要把門關上，不可以讓對方進來。」青年走向門口叮嚀著，也將雙腳套進鞋子裡。「這樣，應該就能好好看家了……拜託你們囉？」

—

雙子看著青年，眨了眨眼。青年教他們學會了那些機器的用法，對他們而言能夠幫上青年更多的忙是值得開心的，但是青年在那之後沒有帶他們去玄關穿鞋，而是自己一個人穿好鞋站到門口，這讓兩個孩子的內心警鈴大作。

顧不得身上還是睡衣，山波和山梨一前一後的立刻跑到門口穿上鞋子，分別拉住了青年的兩隻手。他們知道當青年穿上鞋子站到門口就代表對方要出門，而他們也一點想要讓青年遠離他們超過兩公尺的打算都沒有。

當然，對兩個孩子而言，這也許是對方第一次沒有想要帶他們一起走的樣子。面對這種從來沒有經歷過的事情，雙胞胎當然是急了，急到在抓住青年的手時，山波的嘴巴整個抿了起來，另外一邊的山梨甚至眼框已經開始有點紅了。

儘管對方只是要出門工作，一旦到了晚上就又會回到家裡來。但是對相遇了之後就沒有跟對方分開太久的雙胞胎來說，他們實在是不知道有沒有人可以保證等到了下班時間，他們還可以像往常一樣跟青年一起共進晚餐，晚上可以把對方當做抱枕抱著睡覺。

那對他們而言是一種陌生且帶著恐懼的體驗。

—

「所以說不行、唔……不要這樣黏我嘛。」青年低頭看向一人一手拉著自己的孩子，兩道濃眉幾乎要揪成一塊，明明離出門上班只差一步，山梨和山波委屈的表情卻宛如控訴著不安，強烈的罪惡感攀上心頭，但他沒有心軟和反悔的餘地，即使對青年的依賴感不曾變過，與他以橙色雙眼對視的孩子們也早已不是當初陌生的模樣。

「真是的，再這樣下去鐵定會被留下來加班訓話的。」內心的指針催促著青年，他雙手猛然抽開，知道孩子們的小手自然是握不住，更是急忙閃身到門外，以防被孩子們再度環抱上來。「我到傍晚就會回來，所以等我半天就好——我絕對會準時回家的！」早些日子前，這個公寓套房只是青年在通勤時間和租金的取捨之下，勉強找到的容身之處，一切簡樸單調也隨著兩個孩子的存在添了些生活感，甚至讓青年將家的稱呼脫口而出。

—

原本緊握著的手被抽開，山梨到這時候或許是真的忍不住了，抖大的淚珠一顆顆的掉下來。察覺到自己的兄弟哭了出來，原本也快要哭出來的山波立刻上前緊緊握住山梨的手。他晃了晃手，要自己的雙胞胎兄弟不要再哭了，還有他在。

兩雙橙色的眼看著彼此沒幾秒後就立刻望向門後的青年。

「路上小心。」

小小聲的，兩道聽起來還帶著濃濃鼻音，也有點口齒不清的童音從雙胞胎的方向傳出。他們沒有跟人說過這句話的記憶，不如說沒有說話的記憶。總是跟青年一同進出的他們也沒有機會說這樣的話，頂多就是在跟青年離開對方鄉下老家時，聽過青年的父母對要離開的青年這麼說過。

這或許是他們相信青年會回來的一種證明方式。

—

握緊門把的手忍著不去幫孩子擦乾淚水，要說再見之前，青年第一次從雙胞胎的口中聽見軟軟的嗓音，他的訝異寫在臉上，嘴角慢了幾拍才緩緩彎起笑容。青年總是不斷對沈默的孩子們說話，試探著孩子們的理解程度，卻未曾想過會在哪時聽見回應。

「嗯，我出門了！」他充滿朝氣的回應著孩子，隱約像是某種保證，隨後關上家門。

心情像剛搭完雲霄飛車的青年還貼在門板上，確認屋內的孩子們沒有追出來的打算，才彷彿將剩餘的煩憂隨著嘆息而出，即使還有所牽掛，他也只能試著相信孩子們能夠照顧彼此，雙手朝臉上一拍，頭也不回地趕往通勤的車站。

—